我们的节日

月圆中秋 人情更浓

□ 祝鹏程

中华民族向来有浓厚的家族观念，重视亲族间的血脉联系，成员的团聚是维系和确认家族纽带的重要途径。所以，作为一个以团圆为主题的节日，中秋节的节俗和活动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直至今日，中秋的习俗仍然流传在祖国各地。

赏月

从祭月到赏月，从神秘到世俗，中秋节的文化内涵变动着，但人们祈丰收、求团圆的美好愿望一直延续到后世

中秋节有“秋夕”、“团圆节”、“八月节”等别称。顾名思义，中秋节是“仲秋之节”，它正好处于秋季，也就是农历七、八、九月的中间。

作为节日的中秋形成于唐代，确立于宋朝，它是传统节日中最晚形成的一个，但它包含的种种信仰，却又与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古人眼里，日月的和谐运行是社稷安泰的保证，人们根据太阳的起落来安排劳作，根据月亮的圆缺来制定历法。所以，在中国古人看来，月亮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它负载着深邃的象征意义。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并带有神秘色彩，也正是如此，从先秦到魏晋，祭月的仪式一直是皇家的专利。

唐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开始以世俗的眼光看待月亮，祭月不再是宫廷的专属，中秋节由此产生。这个节日一方面延续了农耕文明的信仰：八月正是收获的季节，人们在这个节日里祭月以欢庆丰收，祈求来年还能五谷丰登。另一方面，民众又往里面加入了“团圆”这个重要的元素，增添了节日的人情味。此外，唐人在祭月活动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赏月、玩月、拜月等多种习俗。中秋也成为了官民共乐的节日，在当时的传说中，唐明皇还曾在中秋之夜，飞到月宫之中，学到了闻名天下的《霓裳羽衣曲》呢。

到宋代，中秋节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宋代实行宵禁制度，规定民众晚间不能随便出门。而中秋节当日，不但全国要放假一天，且不再实行宵禁。所以，宋人的中秋节是通宵欢庆的，人们不会因为夜深而散去，相反，他们乘着皎洁的月亮尽情欢愉。《东京梦华录》中这样描绘开封的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从祭月到赏月，从神秘到世俗，中秋节的文化内涵变动着，但人们祈丰收、求团圆的美好愿望一直延续到后世。

甜蜜

让我们从平淡朴素的月饼中感悟到真正的团圆和甜蜜

祭月仍是中秋重要的仪式。人们清扫庭院，设立香案，摆放供品，燃烛焚香，拜月许愿。祭祀的供品也有讲究，必定要有月饼，此外毛豆、芋头、花生、鲜藕等蔬果也是必备，北京人则还要供上憨态可掬的兔儿爷。在中原一些地区，人们往往用葡萄、西瓜、苹果、红枣等圆形的水果作为供品。显然，这是为了讨口彩，讲究“团团圆圆”。而在浙东地区，则还要加上长形的南瓜，因为它象征了玉兔捣药的药杵。我们看到，这些供品都是新收获的蔬果，选择它们，既是为了酬谢老天，预祝来年的丰收，也有人们的私念：是为了借机尝尝鲜。

拜月曾经是女性的专利，姑娘们借此祈求能长得更加美貌、心灵手巧，嫁个好夫君。今日，拜月已经成为了全家参与的活动，一家人在月光下许完愿后，就开始赏月。分食月饼是赏月的重头戏，人们根据家庭人数切成几份，把第一块呈给家中的老人，剩下的分而食之，名曰“吃团圆饼”。

早在宋代，月饼就已经流行开来，但它真正作为节令食品，并成为馈赠佳品出现在明代。明人的笔记《西湖游览志馀》中曾记载：“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小小的月饼寄托了人们对亲友的一片心意。但曾几何时，月饼却成为了逐利的工具，包装越来越过度，馅料也越来越奢华，送“天价月饼”变成了人们拉关系的手段。不过，近几年来，社会大众也逐渐意识到：花哨的形式无助于表达团圆的本质，逐利的月饼变了味。于是，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月饼又走回了平民化的路线，送月饼的行为又回到了亲友之间。我们希望这一现象能够持续下去，让当代的中国人都能从平淡朴素的月饼中感悟到真正的团圆和甜蜜。

团圆

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人们想念家人的情怀却不曾改变

聚少离多是人生的常态，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中秋和家人团聚。从古到今，在与中秋有关的诗词中，思乡恋家是最大的主题。宋朝诗人苏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就是在中秋欢饮后，想起弟弟苏辙，情不自禁写下的。

比起古代，当代人口流动的规模更大。大学生在外求学、农民工外出打工……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游子思乡的情感是非常热切的，自从国家将中秋定为法定节日后，每年中秋前后，铁路都会有一个因探亲形成的小高峰。但游子多数仍然不能常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他们只能选择在外过节。那么，对于他们而言，中秋节的意义淡化了吗？没有！

在现代通信设备的借助下，他们通过电话、短信、网络向家人问候。打开视频，看到父母满怀深情地看着自己，怎能不动容呢？这时候，谁都会发自肺腑地问候爸妈一声：过节好！并把自己在外大半年的经历娓娓道来。当然，望着老人额头上的皱纹和殷切的笑容，他们肯定是报喜不报忧的，而关了视频以后，眼角必然有微微的泪痕。

同时，游子们也和在外的乡亲、知己形成了亲密关系，中秋成为了和朋友们聚会的好时机。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现代的、当地的节俗活动中去，或是在席间畅饮，或是在商家的促销下购物，或是漫步于街头的灯会和游园活动中，这些活动既营造出了“一家人”的感觉，又起到了调节生活，放松心情的作用。看来，亲情的培育与表达仍是它们过中秋的主要目的。

或许，我们可以说，随着农耕文明的衰落，一些传统的中秋仪式正在走向消亡；而由于人口流动，在外地的人们也不能照搬老家的节俗。但无论如何变化，人们想念家人的情怀却不曾改变，中秋节的内涵也始终如一，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团圆、幸福生活的憧憬。

风娥与牛三

□ 王新广

直到第二年中秋节那天，曹凤娥才捧着一块月饼跪在父亲床前，完成一个女子对中秋特殊的感情和家族的团圆——

1803年深秋，十六岁的山西太谷县巨贾曹士义的三女曹凤娥突然与车夫牛三夤夜私奔。他俩的姻缘起于当年八月中秋之夜那场邂逅：赏月归来的凤娥小姐与冒失的牛三撞个满怀。好比《三言二拍》里爱情小说情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曹凤娥将三床棉被打结，从露台逃逸了，一辆独轮车载着曹凤娥狂奔百余里沿路北上直到太原城。在封建制度最为森严的清朝中叶，十三岁的曹凤娥就进入绣楼待字闺中。她的香闺深藏在豪宅大院中，建筑师又匠心独具，无论曹凤娥还是下人，站在任何角度都无法观看到彼此的面孔。直到出嫁为止，曹凤娥一年中只有清明祭祖和中秋赏月时可以走出绣楼与家人相聚欢乐。

同大家闺秀相反，民间的小家碧玉们却早早地为中秋忙碌着。她们以纤纤玉手反复揉搓着面团，装馅脱模，烘焙烤制，最后拿着红红的朱砂点上艳艳的一笔，月饼内青丝、红丝俱全，当然还有相思，还有甜蜜。通常那块最精心点缀的月饼，则属于自己的心上人。

因此北方的月饼相对于南方月饼，更显得圆润直接。没有蛋皮以及浆馅的包裹，掰开就是甜甜的蜜汁和五仁的清香。“唯有心空如月明”，老人们总是用如诗的语言这样描述山西传统月饼，他不给人以丰满和滑腻的口感，而是需要仔细地咀嚼品味，在口齿留香的同时，也掬一捧月华入怀，含着生活，含着未来。

于是中秋于庆丰收和团圆的意义之外，被赋予了更多浪漫元素和哲思。在北方鳞次栉比的豪宅大院的青砖青瓦下，缺失的永远是色彩。唯独八月中秋目之所及，无论是瓜果梨桃的娇脆还是五谷囤禀的葱茏，都给人明暗参差的变化，心情也会随之荡漾起伏。

积水空明、澄静素洁、清冷婉约的心境，始终在季节的更迭中弥散着。月，既是流水一般的日子，又是当头寒空的圆魄。中秋成为一种期待，也成为一种失落。历史上能走出这种失落的人寥寥无几，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更有王建那首“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一诗，读罢更让人潸然泪尽。

只是曹凤娥走出了半月轮回的怪圈，一见钟情后不惜以千金之躯下嫁牛三。当然牛三也没有让她失望，在太原牛三以祖传一块玉簪做当，经营起布鞋生意，几年下来居然小康，晚年成为估衣街首富。与牛三私奔十五年后的中秋节，曹凤娥回乡省亲，完成了她人生中一个长久的期待。

彼时曹士义已经重病在身卧床不起，父女天性，他原谅了曹凤娥当年的鲁莽，并在乡里为其补办了婚礼，为纪念此事，嘱儿子将其所居大院更名为贞静堂，即现在太谷三多堂的前身。为了弥补自己私奔造成父女分别之苦，曹凤娥又独上绣楼如未出阁的少女一样，为父亲整整祈福一年，直到第二年中秋节那天，才捧着一块月饼跪在父亲床前，完成一个女子对中秋特殊的感情和家族的团圆，也圆满一段在山西人尽皆知的故事。

心声

黑黑的土月饼

□ 马洪利

儿时母亲制作的中秋月饼黑黑的、香香的，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又到月圆夜，又想起母亲做的“黑”月饼。记得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全靠父亲一个整劳力挣工分吃饭，家里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但是，每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母亲总是要亲自动手制作一些月饼。为了让自己亲手制作的月饼既好吃又好看，巧手的母亲专门做了一个精美的“月饼模儿子”。母亲先把黑黑的地瓜面和荞麦面掺起来加温水和好后，再做成圆圆厚厚的小饼。随后，用一些在干锅中炒熟了的核桃仁、花生仁、芝麻、红枣、板栗和糖做成香甜味美的饼馅儿夹在小饼上。没有红糖或白糖，母亲干脆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地把邻居家办喜事时给的一把糖块砸碎放在饼馅儿上。然后，母亲便把做好了的那些小巧玲珑的小饼放在锅内蒸熟。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再把蒸熟了的黑面饼，放在干热锅内或煎、或烙、或烤，使其变硬。母亲在制作月饼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弄些新花样，专门在上面刻制了耐人寻味、丰富多彩，十分引人的图案和词句，使这些自制的黑黑的“乡土月饼”增色不少，不仅好看，还好吃。

我们那儿有给娘家送“八月十五”（中秋节）的风俗习惯，母亲总是早早地把“黑月饼”做好，给外祖父和外祖母送去。外祖父和外祖母常常是边吃那香酥脆甜，味美可口的“黑月饼”，边合不拢嘴地夸我母亲的手艺好。

虽然现在那些花花绿绿的月饼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我却对母亲亲手制作的“黑月饼”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儿时母亲亲手制作的中秋月饼黑黑的、圆圆的、香香的、艳艳的、甜甜的，那种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曾经不止一次地在酣梦中“品尝”到过这种“黑月饼”。

聚以缘为珍

□ 雷 声

一通中秋夜的电话，一句亲朋的鼓励，让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团圆，对我而言，是一个挺奢侈的词。自打成了中国国家击剑队的花剑运动员，印象里很多中秋团圆夜，我都是和队友、教练一起度过的；不少小长假，也都在机场、训练场和比赛现场之间来回奔波。真正与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共同相处的中秋节很稀少的。俗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还想再加一句：聚以“缘”为珍。每当有机会和父母过春节，吃上一顿热乎乎香喷喷的团圆饭，咬上一口圆圆的月饼，倍感珍惜和温暖。

我生在天津，6岁时和父母搬到广东居住。记得小时候常常骑在爸爸的脖子上，举着大木刀，在花市的人流里穿梭。长大以后，我选择击剑作为一生的事业追求，从少年队，到省队，再到国家队，为国家获得了很多荣誉，回广东的机会也比从前少了很多。每天除了训练和比赛，还是训练和比赛，特别是进入国家队后，训练任务更加繁重，“团圆”二字的分量也变得越来越沉。不过，小时候和爸爸一起逛花市、吃月饼的场景却依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忘。

或许，团圆的涵义，在我们这些运动员眼里，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有所不同。由于我们职业的特殊性，“团圆”的字眼里，除了合家欢乐的甜美，还包涵着更多的责任和荣誉。作为一名时刻为国家的荣誉而战的运动员，每当团圆之夜时，除了绵绵亲情的包裹，更多的恐怕还是任重道远的责任。

也许我不能跟亲朋一起过节，但中秋夜的电话却对我意义重大，有了他们的鼓励，我将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作者系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金牌得主）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责任编辑 敖 蓉 梁 婧
邮箱 jjrbzmzk@163.com